

父爱无声

□ 欧阳静波

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返城知青。听父亲说过，这是一群在城里生活的学生，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广阔的农村体验贫下中农生活，插秧、种地、修水库是他们的生活日常了。这段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的经历，使父亲对农活倒是驾轻就熟，对家务能力却毫无起色。记忆中的父亲，工作勤奋努力和执着，生活中几乎没干过家务。与院子里部队转业或者农村出身的那些人相比，他们个个都是家务好把式，父亲在这方面显得很欠缺。

父母年轻时也经常小吵小闹，甚至打架。究其原因，无非是孩子、人情、家务之类的琐事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争吵是少了，抱怨却是不断。大多是父亲对母亲不用心厨艺的抱怨，通常是敢怒不敢言；母亲则是抱怨父亲的四体不勤且诸多挑剔。偶尔我回去后，父亲便像是找到了吐槽的机会，“你妈连个饭都不会弄，煮个稀饭像稠饭”“你看就是这菜哪吃得下，还不能说”……父亲宁愿嘴上这么叨叨着，却始终不见动手丰衣足食。久而久之，父亲继续他的唠叨，母亲继续她的漫不经心，而我与双方沟通无果后，也习惯了听听而已了。无论是小物件的修修补补，还是家里来客招待，我们都不奢望父亲搭把手，他也乐得清闲，这种微妙的平衡反而让家庭相安无事。

那年，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，我幸运地成为政策红利的受益者。悠闲的生活瞬间沸腾起来了，欣喜的心情来不及品味便迅速被独自面对的现实给取代了。在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模式下，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每天24小时的连轴转，通常是一周都没人换把手，忙完家务忙小孩，忙完小孩忙工作，喂完宝宝餐接着陪宝宝游戏。常言道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；远方是怎么样不可描述，眼前是苟且不堪。在实在转不开的时候，忙着带孙子的母亲

向我试着推荐了父亲，叮嘱我对父亲要用心安排用餐。在我的小心征询下，父亲竟然答应了帮忙带些天小孩。其实我心里惴惴不安，生怕饭菜不合胃口，生怕太累父亲不愿干，生怕父亲改变主意留不住。起初我早早地买菜烧好饭，回来后见没吃多少，想必是自己烧的菜不好吃。再后来，我有时到超市买好熟食，也有时在门口小店炒两个菜端回来，却依旧是没见吃多少。心里不免抱怨：真难侍候！有一次，跟母亲通话聊到这事，“做得不好吃，买的又不喜欢，小店的还是不吃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好难说话！”一向对父亲有挑剔不完毛病的母亲，这次却没有责怪他。说，“哪里是你爸不喜欢，你误会你爸了。你爸回来说了，每次到你那打开锅不是一锅粥就是一锅汤，他说你自己都没吃过好的，说留给你吃点。”电话这头的我，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。在一边带娃一边谋生存的生活境况中，煮一锅粥只需打火加热便能解决一天。在来不及矫情的岁月里，父亲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。我跟母亲也谈到自己起初的担忧，毕竟父亲从来不做家务，生怕他会撂担子不干。母亲说：“你爸说了，肯定要帮你带，说他若不帮就没人帮了……”世上最亲的人永远是血缘亲，我为自己对父亲的误解而感动惭愧。当身处艰难境地时，真正付诸行动的人才是帮你疼你爱护你，这个人就是父母。

父亲成长在一个家风严厉的家庭。爷爷是老革命，很严肃的人，在父亲心目中树立了高大形象。父亲对爷爷是既尊敬又惧怕，平日的父子间没有夸奖、谢谢之类的外在情感表达。父亲似乎是全盘继承了个特点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从没表扬夸奖过我们。在朋友圈盛行的当下，甚至连个赞都显得很吝啬，获得一个赞显得弥足珍贵。即便是我的文章发表或者征文获

奖，也都一样的平常对待，即便是满屏的赞也绝没有一个父亲给的。我也会反思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作为女儿也确实没有可增光添彩，没有足以令父母宽慰的闪光点，心里自然也就释然了。春节的联欢晚会是必备节目，那年一曲《时间去哪儿了》走进千家万户。一帧帧儿女的留影，一句句深情的歌词，触动人心。我偷偷地瞄了一眼父亲，他专注地盯着屏幕，看起来很平静，我们谁都没说话。时间在不经意的流逝，对人都是公平的，衰老是不可避免的。又是父亲的生日了，正如父亲羞涩于对爷爷的表达，我也羞涩于跟父亲当面表达，于是用微信表达祝福：“老爸，生日快乐！”没有鲜花，没有礼物。很快，收到父亲的回复：“谢谢！年龄大了，就图这个。”当我讲给同事听时，却不知为什么竟然哽咽了。

道理都是相通的，获一个赞与获一个安慰是同样的难度。我也习惯了凡事要自己强大起来的道理。然而生活并不善待每一个努力的人，欢喜由不得自己想象，委屈总是不期而至。当我默默将委屈隐忍了半年之久，跟父亲提及伤心之处。父亲仍旧是平静地听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”然后，继续拨弄着手机。我想，只能说每个人的痛苦并不共情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第二天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，“没有哪一个父亲不心疼自己的儿女，我昨天整晚没睡着。”接着又鼓励我，“人是活给自己看的，不要硬撑。无论怎样，父母永远是支持你的。”刹那间，我再次泪流满面，人至中年还有父母可倾可诉可撒娇，是何等的福气。

全天下的父爱都一样伟大，但表现出来的方式却不尽相同。父爱是深夜里的未眠，是表面的从容淡定。有些眼泪，正是因为读懂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；有些感动，源自那些未曾明言的牵挂。

牙痛

□ 陈国良

“牙痛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”，这句俗语，以前只当是夸张的说法，直到牙痛真切地降临到自己身上，才明白其中滋味真不好受，一个来月的阵地战虽说痛苦有加，但目前牙科医生所说的智齿依然还在阵地上。

起初，只是隐隐约约的不适，偶尔在咬合时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酸痛，像远处传来的微弱信号，未引起我的重视。依旧如常，吃香喝辣，冷热无忌，肆意享受着美食带来的快乐，事发之时应该是“五一”期间去九江的那次美食体验，女儿作东家庭小聚，菜不算很丰盛但很合口，鲜香甜辣各有特色，本人对花生米颇有偏爱，美食城的厨师炸制的比平时自己炒的味道更胜一筹，一时就没有管住嘴。

回家的晚上那是天翻地覆，潜伏的危机终于彻底爆发。我也领略到牙痛的厉害了，坐立不安，彻夜难眠，一阵尖锐的疼痛，如闪电般划过口腔，在疼痛和意志的较量中我承认我是被征服的那个人。疼痛从牙齿根部开始，迅速蔓延到半边头颅，甚至喉咙也有针扎的刺痛，因为是自己所谓的顾嘴不顾身，老婆女儿问起时还不得不嘴硬说：“还好，还好。”

其实疼痛已经占领了我思想的高地，我只是徒劳无谓地做些抗争，寄希望于疼痛能够早点结束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脸颊，试图用外力缓解疼痛，可无济于事。疼痛一波接着一波，毫无规律，时而如细密的针，密密麻麻地扎；时而似重锤，狠狠地敲击。每一次疼痛来袭，都让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身体不自觉地颤抖。每一次战斗虽然很消耗人的精神，但我每一次还是有惊无险的坚持了下来。

起身开灯，镜子里的自己，面容肿胀，眼眶泛红，平日里的从容淡定消失不见。查看那颗肇事的牙齿，表面并无异样，可疼痛却如此真实，仿佛它藏着一个恶魔，总在暗处张牙舞爪。

为了缓解疼痛，我开始四处寻找方法。先是倒了一杯盐水，仰头含漱，咸咸的液体刺激着口腔，可疼痛依旧顽固。又翻出止痛药，满怀希望地吞下，眼巴巴地等待药效发作，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疼痛只是稍稍减轻，很快又卷土重来。

在这漫长的黑夜里，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每一步都带着疼痛的节奏。时而坐在床边，双手抱头，试图将疼痛压下去；时而又站起身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转圈，像一只困兽。还有就是刷刷抖音转移我的注意力，但疼痛总是来那么真实，仿佛它才是你的主宰，逃离只是徒劳。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，万籁俱寂，只有我和这恼人的牙痛相伴。

随着牙痛的加剧，我从药店买了步长抗菌消炎胶囊，女儿也买来镇痛消炎的甲硝唑口颊片含片和阿莫西林胶囊口服药。有一定效果，但长嘴总得吃饭，说不定那根筋搭错了，你认为好了又冒犯它了，又是新一轮的较量，搞得不得安生，玉石俱焚。

在疼痛的折磨中，到过牙科诊所。医生检查后，平静地说：“是牙髓炎，需要根管治疗，最好是去除病牙以绝后患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

还是有抵抗情绪的，这似乎有些简单化了，为什么就不能保牙治疗？虽然这次牙痛剧痛难忍。于是，也有些犯脾气了，我就偏不听医生的，就不拔这颗牙，还能怎的，毕竟牙数有限，拔之不生。

这颗智齿应该是这次牙痛的主因，还有从九江带回的半盒花生米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牙痛稍好点，没痛时又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又去试试刺激性食物来体验它的牙痛指数，你还别说，一试一个准，最后还是投降认输将食物倒入垃圾桶了事，生怕又用它挑战自己的软肋。

不算坚强也算犟，最终这颗牙还在阵地上发挥余热，同周围的牙一样发挥咀嚼的作用帮助消化食物，潜在的炎症感染和伴随的疼痛也许在某时某刻还会发生，时过境迁，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较着劲和疼痛做进一步的抗衡。不只是牙齿，周围的肌肉、神经、皮肤、血管都要参与进来，你的意志全方位遇到各种疼痛的进攻，屈服牙齿就由牙医将病牙拔除，疼痛会得到改善，但相伴几十年的智齿为我服务的使命将宣告结束。

我不是医生，对此事无谓之对错与否，仅以一月有余的牙痛经过用笔记之。过程有些狼狈也有些惨烈，但最终没有投子认输，智齿还在，在与之阵地保卫战中我固执己见，经过多次的疼痛折磨没有让它们骨肉分离。

这几天我觉得疼痛似乎走了，我又行了，又有点忘乎所以，甚至想哼两句：“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，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”。